

风过树林，
树叶哗哗作响，
茂密的枝叶丛里
又显出一汪清泉……

徐迅
散文年编

秋山响水

徐迅◎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

徐迅 散文年编

秋山响水

QIU SHAN XIANG SHUI

徐迅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山响水/徐迅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9. 1

(徐迅散文年编)

ISBN 978-7-5396-6354-8

I. ①秋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5453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策 划: 朱寒冬

统 筹: 张妍妍

责任编辑: 刘 畅

装帧设计: 褚 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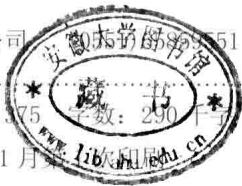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2.75

版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

定价: 52.00元(精装)

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徐迅 散文年编

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徐彦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，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、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散文、随笔作品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中华散文》《散文》《美文》等报刊发表，并被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·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等选载和入选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选》《中国现当代散文 300 篇》《新世纪优秀散文选》《新时期散文经典（1978—2002）》《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》等 200 多种文集。获各种文学奖项若干。

著有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，散文集《半堵墙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自选集》《在水底思想》，长篇传记《张恨水传》等作品 18 种。

自序

一直认为,将自己的文字按写作时间编辑成册是件冒险而愚蠢的事,所以在编辑时断断续续,时动时停,思想上总在不停反复。但转念一想,既然是完整的人生,谁又能抹掉自己最初那几行歪歪斜斜的脚印呢?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,当年那个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,而兴奋得在田野上奔跑的少年的身影……在随笔《恍惚中的明白》里,我几乎动情地叙述了这件事。

重读自己这些叫作散文、随笔的文字,我还是微微有些吃惊:一是感叹自己写得如此斑斓而驳杂;二是诧异我的灵魂最初只有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才能得以安妥与舒坦,而这无疑只有靠小说创作才能实现——事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显然发生了变化。有一段时间我与现实保持的紧张关系,让我患得患失,结结巴巴。我的散文或许就是这样的产物。

我认为,散文文体只是人们基于对散文事实的一种认识,这种事实并不是散文的本来面目。什么样的形式符合我们真诚而有意味的思想表达,实际上是没有人为的界定和规矩的。后来许

多的散文观念都是一些有趣命题。任何时候散文都在场,也没有完全的原生态。作品形成的本身就是一种过滤。人们喜欢树立标杆,所以大家就把那当成了标杆。我读散文,全然在于喜欢,当然那里面也有着我的眼光和审美。

但散文终是有一种精神的。这种精神是人们在文字中能感受到和触及的,是作者艺术灵魂与生命精神和谐完美的统一。它是艺术,更是个性,是良知和立场。它所昭示的一种直击心灵的东西,能打动人、震撼人、感染人,给人以人生的抚慰、疼痛与喜悦。散文是作者的心灵史,它是作者心灵的坦露。这种坦露应有的尺度即是艺术和人生的尺度,它的生长性应该是伴随作者一生的。它追求的自由也应该有一种高贵的自由。

好的散文一定有好的语言。这种语言应该有一种节奏感,有缓慢与迅疾的节奏之分。我比较倾向于缓慢的语言。像电影过胶片一样,语言缓慢的节奏有力地呈现生命的时间和空间,定格或者拉长。它会形成一定的、有足够分量的艺术氛围,使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艺术芬芳,还有一种艺术的满足感。我这样想着,实际上却没有完全做到——但在语言迷宫里,我发觉我充分地感知自己的存在,从而越来越熟悉了自己。

“我手写我心。”无论是站在故乡的屋檐下,用青涩的眼光打量故乡和故乡之外的山水草木,感受人间冷暖、世态炎凉,还是突然拉开我肉身与故乡的距离,转身与回望、沉淀与奔涌、祭奠与膜拜,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,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,与故乡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亲情里深深浸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,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,成了我摆脱不

了的生命胎记。

故乡是我散文创作的永恒母题。流转于京城、故乡与异地，我感受到自然的一切物象、人生与艺术，浅薄地书写华丽与沧桑、悲痛与欣喜……或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一册在手，处处河山，或简简单单着眼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写物状物，论人及人，我都率性而为。尽管这能让人看出我散文写作的坚守与流变，但一下笔，我的性格还是驱使我“迅速”了起来，这是我无法改变的。

写作有时就这样充满宿命。

曹丕说：“文以气为主……不可力强而致。”跟我打过麻将的人都知道，我打麻将凭的是手气。手的气息。那浑然天成的手的气息顺畅了、圆融了，我就会护住那一团气，快乐地打下去。我实在不会什么章法。但我知道那一团气是什么。

好的散文应该也有一团气。

是为序。

徐丑

2018年6月26日，北京寓所



目录
Contents

自序 / 001

跳动的火焰 / 001

村庄所剩下的 / 009

来来去去的人 / 015

平庄男人 / 020

游抚仙湖记 / 023

走森林 / 026

散文的性情——秋声散文集《赶路的月光》序 / 029

故乡深情——凌翼散文集《故乡手记》序 / 032

小说和小说之外的刘庆邦 / 036

在雨天怀想袁崇焕 / 048

在喧闹与清寂之间——荆永鸣印象 / 054

未完成的旅行 / 059

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/ 063

人性的毁灭与重构——张伟小说印象 / 072

桃花红，梨花白 / 075

忙里偷闲读游记——读吴晓煜散文集《华夏与海国游记》 / 078

王满夷先生 / 082

杭州的绿 / 086

- 我亦潜山人——序《徽骆驼张恨水》 / 089
- 晚饭花 / 092
- 在古井镇喝贡酒 / 095
- 煤炭、煤矿文学及其他 / 99
- 说说徐坤 / 101
- 抱一壶长江水，我溯源北上——南水北调东线散记 / 104
- 文字的气节——读胡竹峰散文集《豆绿与美人霁》 / 113
- 烟雨蒙山 / 116
- 大地上的私语者——《鲜花地——甲乙散文选》序 / 119
- 赵军的画和甲乙的赋 / 123
- 青海人民的湖 / 127
- 平顺山水 / 131
- 库尔勒的秋天 / 135
- 张先生回家了 / 139
- 听画记 / 143
- 澄城的澄，合阳的合 / 145
- 文成小品 / 149
- 让阳光照进现实——答《小说林》杂志问 / 153
- 北京的地铁 / 163
- 阿尔山的云 / 167
- 万松禅院记 / 172
- 冰封的烈焰 / 175
- 把吴钩看了 / 181
- 偷将春讯泄一枝——王去非老师和他的《涂鸦集》 / 185

- 游少林寺记 / 190
- 黄花城的午后 / 194
- 祖母的村庄——王张应文集《一个人的乡音》序 / 198
- 好一朵美丽的雪莲花——记工笔花鸟女画家张易 / 205
- 为大地上的生灵吟唱——苗秀侠及长篇小说《农民的眼睛》 / 212
- 秋山响水 / 216
- 改变世界的很有限，能改变多少是多少——独立纪录片导演、
摄影师王久良印象 / 220
- 砖塔胡同九十五号 / 230
- 人性温暖与善良的书写——读刘庆邦长篇小说《黑白男女》 / 234
- 躲进一座山里 / 238
- 食物九记 / 242
- 响水在溪 / 262
- 其华其人其文 / 265
- 曼掌村的轻歌曼舞 / 269
- 想起雪湖藕 / 272
- 人言猛于虎及其他 / 275
- 板仓春满 / 277
- 柴达木的诗意 / 281
- 镜泊湖之冬 / 293
- 时间之贼 / 296
- 水雪 / 299
- 张羊羊的散文 / 302
- 袅袅的乡音——序散文集《云水深处是吾乡》 / 306

- 尚义赏荷 / 309
- 炒板栗、烤红薯 / 312
- 镜子、疼痛或记忆碎片 / 316
- 世间唯有情难诉——读散文集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 / 331
- 心存宽厚 树自芬芳——我认识的作家黄树芳 / 334
- 带有色彩的旅行——读散文集《一毫米的高度》 / 338
- 有湖的城市 / 342
- 问人间情为何物 / 347
- 秋上枫林谷 / 351
- 在盛泽，蚕桑之忆 / 355
- 转身 / 360
- 《徐迅散文年编》有关篇目附注 / 366**

跳动的火焰

多年来,我总会在那个叫“岭头”的街上停留一下。有时是身体,有时是心——但无论怎样,我都知道有一种声音已在那条街上消失了很多年,且再也没有重新出现的迹象。有时候,当我的身体在那条街上出现,我会用双脚走进一个地方,同时还用眼睛注视一个地方。我双脚走进的地方,如今是一家菜摊与肉铺,我注视的地方却成了一块长满野草的荒丘。而这两个地方从前都是我家的铁匠铺……现在,这两个地方的喧闹或者寂静都与我无关。但我分明总看见一团火焰,一团跳动的火焰,随着时光的寂灭在扑闪、奔跑,虚无缥缈。

一团火焰在一些地方的出现不是随意而为。那种火焰的跳动起码当时就使乡亲们按捺不住、浑身燥热——我指的是打铁。那时一般过完年,父亲就开始在铁匠铺里闹出一点动静,敲打起农具——镰刀、柴刀、斧头、扒锄、条锄……等到春天来临,父亲铁匠铺里传出的叮当叮当的打铁声,就有些热火朝天的意味了。仿佛是一种催促,在这种声音里,各种铁器纷纷出现。乡亲们谁也

不愿意在那样的春天,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而耽搁了耕种。父亲更是甩开膀子,抡起了小铁锤。为了把声音落到实处,他把小铁锤点到哪里,徒弟就把大铁锤砸向哪里,两人配合默契,俨然一对父子。后来,父亲把小铁锤点到哪里,也企图让我用心深深记住那里,免得以后锤错地方。我却没有记住,一不小心,还是粗暴地离开了他,粗暴地逃离了铁匠铺。

实际上,那一年父亲把所有种类的农具都敲打完一遍,田里的庄稼便全部收仓了。田野一片落寞。父亲却还在打铁……铁炉、风箱、铁砧与铁锤,父亲叮当叮当的打铁声,其实就这样一年到头地在响。我说父亲痴迷这种声音,父亲肯定会觉得我大逆不道。但这种声音确实是父亲最亲最近最靠得住的声音:暗红的火炉、跃动的火焰、四溅的火花、纷扬的煤烟……伴随着这种声音出现的,有一句乡间著名的歇后语:“铁匠的围裙——一身火眼。”父亲的围裙的确百孔千疮,但父亲不在乎这些。他熟悉和听惯了这种声音,这种声音也温暖地浇灌了他的少年、青年和老年。而同时,煤灰从他的头发、毛孔、鼻孔、唇间、耳朵、手指缝……渗透到了他的肌肤,并且慢慢地渗透到心肺和大脑,使他由外到内逐步完成了从庄稼人到手艺人的蜕变。

在那些年月里,父亲在许多村庄里辗转逗留。一个人盘不活一座炉,他就招了俩人。他掌着铁钳,敲着小锤,另一个打大锤,称作“二把手”;再一个拉风箱,称作“打下手”。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——打铁用的家伙就像迎娶嫁妆一样,早早地被那村庄的人或挑或扛地搬过去了。师徒们只需赤手空拳——这仿佛是父亲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……走村串户,上门打铁,落脚点一

般都在一个大屋或一个生产队的堂轩里。他们到时,村庄里的人已架起了铁炉。没有煤炭就用木炭。尽管木炭永远都比煤炭的火劲小,但父亲总有办法让炉中的火烧得呼啦子直叫。人们从供销社买来形状切得整齐的叫作“豆腐铁”的毛铁。顺序凭阉转,要打铁的人家,生产队里早早就排好了顺序。这样,在一个村庄父亲总要住上十天半月。一块毛铁打起来是要费很大力气的,有的人家铁器置得齐全,要打上几天几夜;有的人家经济拮据,只要几件急用的生活与生产用具,就只用半天或半宿的时间。铁砧前,父亲的面前总有三个大小不同的铁锤,左手拿铁钳,紧紧钳住一块红铁,右手抄锤,三只铁锤有各自不同的用法,父亲都用得极为娴熟。比如,响锤一点,扛大铁锤的徒弟就会使劲着实一下;比如,父亲的小锤在铁砧上敲一下,徒弟就知道这是要补锤。等到父亲把手上锻造成型的铁器插进面前的水桶里,随着滋滋的声音,一件铁器经过淬火就完美地诞生了。

转眼之间,一把镰刀在开镰声中锋利无比,一把菜刀锃亮得照得见人影,一把铁锄也会让土地感觉到深深的疼痛,而一个拴牛鼻子的“牛鼻转”、一把不锈钢的锅铲,就像一件件小工艺品一样诞生了——一条不长的牵牛的“牛链子”,尽管是一个小玩意儿,制作起来却异常烦琐,但父亲用废弃的钢筋烧打几个回合就成功了。那接头处,父亲用特殊的泥巴粘接烧打,锉削一番,光滑味溜的,竟看不出一点衔接的痕迹,牛背在身上舒适得活蹦乱跳……父亲有了这样的手艺,主人更是尊重有加,再寒酸的人家也会千方百计地称肉打酒,盛情款待,除了一天三餐正餐招待,半上午还会用鸡蛋挂面或糯米汤圆或荷包蛋真诚地犒劳师徒三人,

叫作“打尖”。在父亲打铁所走过的众多村庄里，一个叫“小河口”的地名令我充满无限的迷恋，据说父亲因为手艺出众，在那里双脚竟一直挪不出窝。

关于父亲是如何成为铁匠的，我至今也没有彻底地弄清楚。在我们乡下，乡亲们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谁也无法弄清自己与土地的关系。很多时候，他们自己或与他们的子孙都与土地紧密相连，紧紧地纠缠，根本忘记了人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可做。热土难离，很多人走了很多年也走不太远，不是被脚下的土地绊住了，就是被面前一些不起眼的事物绊住了，而且一绊就是一辈子，一绊就是千年。铁匠、瓦匠、篾匠、裁缝、木匠……这些手艺人的出现是否就是离开土地的端倪，我说不清楚，但我知道，父亲的手艺在那个年代的四乡八村，方圆几十里都非常出名——遗憾的是，父亲与那些手艺人一样，在乡间夜晚评定工分时，好像都被视为不干正事的人。比如，他们一天交生产队里一块钱，到年底“分红”时，却只变成五毛钱，甚至只有三毛钱，只顶人家劳力的半年工分，家家都落了个“欠钱户”的帽子。比如，过年分鱼，有年我抓阄抓到了一条大青混，竟有人说：“一个欠钱户，还吃鱼！”还比如，在那个时候，乡亲们聚集在一起谈论谁的手艺好，一般只说谁会播种育秧、谁会犁田打耙、谁会拔秧脱粒的庄稼把式——乡亲们一边离不开这些手艺人，一边又向他们的劳动投去异样的眼光。乡村就是这样有着巨大的荒谬，充斥着乡村的悖论——我结婚不久，妻子的表叔，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来到了我家。据说在战争年代，他在死尸堆里度过了一个夜晚，屁股还挨过敌人的刺刀。退役后，他成了邻县的一位领导。送走他

后,父亲望着他的背影,说:“早知道这样,就该和他一起出去当兵的!”原来,父亲那时差点就和他一起出去了。听了父亲的一声叹息,我深深地感觉到父亲心里深藏的一种无奈和沧桑。当然,这关乎他人生的选择。

“一阉猪,二打铁,三捉黄鳝,四叉鳖。”这是我们丘陵地区流传的俗语,人们在我的面前说这话时神色奇怪,目光异样。从父亲上门打铁所受到的礼遇看,手艺人 在乡村所处的地位的确属于上层。父亲离开人世后,乡亲们回忆父亲时也说经常看见父亲手里拎着一小块肉回家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我也知道父母每年过年都能为我置一件新衣。还有,父亲也确实在他年轻时就为他的父母早早地置办好寿材,并与小叔一起率先在村里盖起了一幢土砖瓦房……言之凿凿,事实铮铮。但很快,牛贩子到牛市当起了老板,瓦匠、篾匠、裁缝、木匠都被招进了公社的综合场,父亲所锻打的一切都成了公社的商品,他拿起了工资,俨然就是人民公社的人了。但他开始捉襟见肘,囊中羞涩。记得有回我找父亲要钱买作业本,他哆哆嗦嗦地就是抠不出一分钱。少不更事的我竟把他的铁锤拖出了铁匠铺,惹得人们哄堂大笑地看热闹……父亲实在干不下去时,有人劝他:“你摆他几天,让他涨涨工资!”他就摆了他几天。其结果是没过几天,他的徒弟就继承了他的铁炉,他却闲置在家——我对此并非耿耿于怀。师徒如父子,他的徒弟后来也没有逃脱像他一样的命运。但父亲没有了铁打,那浑身散了架的样子,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十分难受——就像搁置在铁炉里的一块铁,暗红的铁块,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炉火的煎熬。没有火焰的铁炉,自然无法保持自身的正直和方向,缺乏